

中華叢書

宋史研究集

第十二輯

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

宋史研究集

第十二輯

中華叢書 宋史研究集第十二輯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二月印行

全一冊

基價

精裝 肆元捌角
平裝 新台幣肆元壹角

編輯者 宋史座談會

編印者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

發行者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

地址：台北市舟山路二四七號

電話：三二一六一七一

代序

宋史座談會自民國四十七年六月印行宋史研究集第一輯以來，迄至今天，剛滿二十年，第十輯於六十七年三月出版，平均每兩年出版一輯。按第五輯的代序有云：「此項工作，打算編印到十輯爲止。」第六輯代序又云：「我們座談會有編印十輯的野心和準備。」時間過得很快，當第十輯的稿子送給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的負責人時，該會要求本座談會能繼續編輯這研究集，因此乃有第十一、十二輯的編輯計劃。

第十一輯已於民國六十七年六月編妥送印。在此期間，讀者反應，本研究集應恢復初期酌刊三十年代及其以前的論文的做法。本十二輯收有論文十五篇，都三十九萬言。其中四篇係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學者在國內各學術刊物所發表的論文，兩篇是有關外交方面的，兩篇是有關海外貿易方面的。此一做法，今後將會繼續下去。

宋史座談會宋史研究集編輯小組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日

宋史研究集 第十二輯 目錄

代序·····	一
宋代佛教建築舉隅·····	方豪·····一
北宋科舉制度研究(下)·····	金中樞·····三一
宋代兵制初探·····	林瑞翰·····一三
宋金議和之新分析·····	朱 傑·····一四七
宋金攻遼之外交·····	吳景宏·····一六九
宋金海上聯盟的研究·····	張天佑·····一八五
南宋農村戶口概況·····	梁庚堯·····二四七
宋時伊斯蘭教徒底香料貿易·····	白壽彝·····二九七
宋代海上通商史雜考·····	劉銘恕·····三四九
契丹對女真統治的反抗·····	札奇斯欽·····四〇三
女真族系考·····	趙振績·····四四九
讀宋史筌高麗傳·····	宋 晞·····四六七
從邊堯錄觀宋初四朝之軍事與政治·····	梁天錫·····四八七

宋史研究集 第十二輯

二

由宋史質談到明朝人的宋史觀·····	王德毅·····五〇一
桂海虞衡志考略·····	程光裕·····五二七

宋代佛教建築舉隅

方豪

引言

余前撰「宋代佛教對繪畫的貢獻」，發表於「現代學苑」第七卷第十、第十一期（五十九年十月、十一月出版）；繼又撰「宋代佛教對書法之貢獻」，發表於「中山學術文化集刊」第六集（五十九年十一月出版）。依原定計劃，第三篇當為「宋代佛教對建築之貢獻」。乃搜求材料之結果，知此一題目，目前不可能進行，亦難期完成。蓋書與畫，大抵便於攜帶，亦易於餽贈售讓，珍藏觀賞，其題壁者，今日亦可以攝影得之；刻石者，則我國摹拓之法，早已盛行；是以收藏之家，著錄之目，流覽之題跋，鑑賞之評隲，不可數計。

且我國歷代佛教寺院雖多，僧人之以建築寺塔名家者，無聞焉；而以書畫擅長之宋代名僧，書家得七十二人，拙文以朝雲為和尚，誤也，亟應更正；畫家得七十四人，其間且有同以精於書畫著稱者。建築既不可攜帶，故收藏者僅限於殘磚斷瓦；寺與塔雖為入畫之大好題材，奈多想像得之，鮮有據標準之尺度，作圖案之測繪者。李誠（明仲）之「營造法式」三十四卷，北宋全盛時代建築學鉅著也，其專屬於佛道教者，僅佛道帳、轉輪經藏、壁藏等寥寥若干事而已。不得已，乃惟有求諸詩文，前人所謂「聊當臥遊」者，或可得其彷彿。

且宋代佛寺資料之難求，較以前各代爲尤甚。其故有可得而言者：

(1) 宋代僧寺之盛

宋代佛教極盛，寺院遂多，舉一二地方記述，便可窺見一斑。宋劉昌詩著「蘆浦筆記」卷六「四明寺」條曰：

「四明僧廬，在六邑總大小二百七十六所；只鄞一縣，城內二十六，城外八十。天童日飯千僧，育王亦不下七八百人，行僧稱是。是天童歲收穀三萬五千斛，育王三萬斛，且分布諸庫以罔民利。」

宋吳自牧著「夢梁錄」卷十五記杭州「城內外寺院」條曰：

「城內寺院，如自七寶山開寶仁寺以下，大小寺院五十有七。倚郭尼寺，自妙淨、福全、慈光地藏寺以下，三十有一。又兩赤縣大小梵宮，自景德靈隱禪寺、三天竺、演福、上下圓覺、淨慈、光孝報恩禪寺以下，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。更七縣寺院，自餘杭縣徑山能仁禪寺以下，一百八十有五。都城內外菴舍，自保寧菴之次，共一十有三。諸錄官下僧菴，及白衣社會道場奉佛，不可勝紀。或僧行欲建道場殿宇，則持鉢遊於四方，能事者幹緣，不日可以成就，惟道堅志願無二心耳。」

就以上二文獻觀之，寧波六縣得二百七十六所，鄞縣一縣，城內外合共一百有六；杭州爲南宋行都所在，益以西湖風景，甲於天下，故梵刹林立，臨安城內外八十八所；兩赤縣大小三百八十有五；合七縣計之，大小凡五百八十三所。

但寺院愈多，寺院建築文獻亦應比例增多，乃竟如此難求，可見吾國過去多憑一二巧工之發明，師徒遞傳，終至漸滅！士大夫則鄙視匠作，不屑作積寸累分之記述。又自宋代文人畫流行，精細之工筆，亦不爲人所重，寺塔之規制，遂不可得。日本京都東福寺大宋諸山圖及石川縣大乘寺之五山十刹圖，爲研究南宋佛教建築之重要資料，余當另爲文記之。

(2) 宋代寺院被燬之多

宋代戰亂頻仍，尤以金人數度南下，江淮一帶，城鄉爲墟，寺院幾百無一存。故今日縱身處大陸，亦難能作實地之觀察與測量。試就一二記述以證吾言。

宋范成大著「攬轡錄」記乾道六年（一一七〇）使金經過，八月丁卯至開封，記曰：

「過大相國寺，傾簷缺吻，無復舊觀。……舊京自城破後，創夷不復。……民間荒殘自若；新城內大抵皆墟，至有犁爲田處。……寺宇無不頽毀。」

開封開寶寺塔之被毀，詳下第十三節。

宋陸游撰「入蜀記」，記乾道六年自浙入川沿路所經情形，蓋皆同時人記同時所見。卷一記是年六月三日至石門（今浙江崇德縣），四日晚泊本覺寺前，記曰：

「廢於兵火，建炎後再修，今猶甚草創。」

卷二記七月一日至眞州，次日記曰：

「市邑官寺，比數年前頗盛。……過報恩光孝寺，少留。辛巳之變，儀眞焚蕩無餘，而此寺獨存。」

辛巳者，紹興三十一年（一一六一）也。七月四日舟離眞州，又記曰：

「自江淮兵火，官寺民廬，莫不殘壞，獨此寺之盛，不減承平。」

可見其他諸寺，均已毀敗。七月七日又記曰：

「遊清涼廣慧寺，寺距城里餘，據石頭城，下臨大江，南直牛頭山，氣象甚雄，然壞於兵火。」

又七月九日記金陵保寧、戒壇二寺，戒壇即古所謂瓦棺寺，記保寧寺云：「今已廢爲大軍甲仗庫」；記瓦棺寺曰：

「國朝承平二百年，金陵爲大府，寺觀競以崇飾土木爲事，然閣（按亦以瓦棺爲名）終不能復。紹興中（一一三一——一一六二），有北僧來居，講惟識百法論，誓復興造，求偉材於江湖間，事垂集者屢矣；會建宮闕，有司往往輒取之。僧不以此動心，愈益經營，卒成廬舍那閣，平地高七丈，雄麗冠於江東。舊閣基相距無百步，今廢爲軍營。」

七月十五日遊太平州廣福寺，記曰：

「廣福本壽聖寺，以紹興壬午，詔書改額；敗屋二十餘間，殘僧三四人，蕭然如古驛。」

卷三，記七月二十一日過繁昌縣，至鳳凰山延禧觀，記曰：

「觀廢於兵燼者四十餘年，近方興葺。」

可見道教之觀，與佛教之寺，金人入侵時，固玉石俱焚也。

卷四，八月十三日至富池，記曰：

「自祠後步至旌教寺，寺爲酒務及酒官廨，像設斂置一屋，盡逐去僧輩，亦事之已甚者！」

此寺雖未燬，亦等於毀矣！同卷，八月十九日，在黃州，遊東坡，記曰：

「出城五里，至安國寺，亦蘇公所嘗寓；兵火之餘，無復遺跡。惟遶寺茂林啼鳥，似猶有當時氣象也。」

同卷，八月二十六日在鄂州，記曰：

「與統紆同遊頭陀寺，寺在州城之東隅石城山；山繚繞如伏蛇，自西亘東，因其上爲城，缺壞僅存。州治及漕司，皆依此山。寺毀於兵火。汴僧舜廣，住持三十年，興葺略備。」

卷五，九月四日，泊畢家池，記曰：

「與諸子及二僧步登岸，遊廣福永同寺，閤然無一人。」

卷六，十月十六日，到歸州，記曰：

「館於報恩光孝寺，寺距城一里許，蕭然無僧。」

「夷堅志」宋洪邁撰，前序作於乾道二年，後序作於乾道七年，與「入蜀記」、「攬轡錄」皆同時物。卷四，「兜率寺經」條曰：

「分寧縣兜率寺，有張天覺所書圓覺經，兵火後爲近居民黃生所得，寺僧求之，不許。」

兵火時，寺中藏經既已散出，則寺之受損，亦爲必然之事。

范成大所記由南而北，陸游所記，自浙溯長江而入川，北宋名寺，蕩然無遺矣。
宋丁特起編「靖康紀聞」記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（一二二七年二月八日）：「是夕，火燒開寶寺、天寧寺及居民五百家。」

「古今圖書集成」神異典卷一二三塔部藝文二收宋魏憲撰「重修稚兒塔記」，稱半塘壽聖浮圖建於晉義熙十一年（四一五），一再改建，「建炎庚戌之亂，塔復廢。」建炎庚戌四年（一一三〇），曰「亂」者，其爲金人南侵無疑，塔廢，寺又烏能獨存？

(3)我國僅存之宋代佛教建築

民國四十九年，黃寶瑜撰「中國建築史」，第六章「五代宋遼金元建築」，言及佛寺之文亦極少。可舉者計有：

(甲)山東長清縣東九十里方山之靈岩寺千佛殿，尙存有宣和六年（一一二四）所製之羅漢像若干，佛殿爲北宋時物，金明昌年間（一一九〇——一一九六，合南宋光宗紹熙元年至寧宗慶元二年）重修。

(乙)正定城內之龍興寺，有天王殿、摩尼殿、慈民閣、轉輪藏殿及佛香閣等。其中摩尼殿幾乎全部保存純粹之北宋式樣。

(丙)蘇州角直保聖寺大殿爲三間懸山式屋頂，大中祥符六年（一一一三）建，今已毀壞。

(丁)河南登封五乳峯下之少林寺初祖菴大殿，爲三間懸山式，其八角石柱有宣和七年（一一二五）銘，其細部與保聖寺等。

(戊)山西大同城內之下華嚴寺及上華嚴寺，原合稱大華嚴寺。下華嚴寺之薄伽教藏大殿，遼重熙七年（宋仁宗寶元二年、一〇三九）建。正面五間，計二五·六〇公尺，深四間，合一八·五〇公尺。其內部藏經棚，有宮殿樓閣之模型。薄伽教藏經側之海會殿爲一層五間大殿，細部極可觀。上華嚴寺之大雄寶殿，正面九間，五四公尺，深五間，二六·五〇公尺，立於高台之上，與薄伽教藏

同東向，可能爲遼時物。

(己) 大同城內善化寺之大雄寶殿，七間，四一·五〇公尺，深五間，二六公尺；現已殘破，爲遼代遺物。

(庚) 河北易縣開元寺之觀音殿、毘羅殿、藥師殿，均爲小殿，並列南向，據清代碑銘，知曾在遼末乾統五年（宋徽宗崇寧四年、一一〇五）重修。

(辛) 河北薊縣獨樂寺觀音閣與山門，據碑文爲遼統和二年（宋太宗雍熙元年、九八四）物，外表與敦煌壁畫極相似，斗拱之構造及分布亦相同。正面五間，合二十六公尺許，深四間，約十四公尺。

(壬) 山西朔縣林衙崇福寺彌陀殿，正面七間，四二公尺；深五間，二四公尺，歇山屋頂，棟木有皇統三年（南宋高宗紹興十三年、一一四三）建字樣。其後方觀音殿，亦同時物。

(癸) 山西趙城東南四十里霍山南端之廣勝寺，爲金初所建。

以上戊至癸爲遼金建築物，但與宋同時，受中原影響頗深，故亦錄於此。

(4) 宋代承襲之唐寺規模

宋人繪畫中，可考見當時風俗、車、船、市招、城垣、橋樑、衣飾、遊樂等情形者，莫若「清明上河圖」，圖中對房屋樓閣之描繪，亦頗精細，而不見有寺院。廬山記，宋陳舜舉撰，不述寺院建築之細部，讀來但見「爽塏」、「完潔」、「雄偉」、「可觀」等字，而結構、型態不可知也，尚不若唐段成式之「寺塔記」。余以爲宋代建築悉承唐代，唐張彥遠撰「歷代名畫記」卷三「南京

寺觀等畫壁」條，可窺見寺院之規制。

門有大三門、中三門、或曰院門；三門有樓，又有半門。主要建築爲大殿，餘則小殿，又有東西殿。殿上有勾欄。大殿有東西軒，及東西南北廊，亦稱紗廊。廊有房。寺有東西門，有菩提、般若、淨土、三階等院。有塔院，亦或分東西。此外建築名稱頗多，若精舍、若講堂、若經院。隨處有畫，散見於殿內、柱間、廳間、窗間、門扇上、勾欄上、兩廊壁間，以及塔內、塔下、三門、三門樓兩廂、三門板上等，應接不暇也。

一、開封相國寺

宋王楙「燕翼貽謀錄」卷二曰：

「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。僧房散處，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。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。四方趨京師，以貨物求售，轉售他物者，必由於此。太宗皇帝至道二年（九九六）命重建三門，爲樓其上，甚雄。宸墨親填書金字額曰：『大相國寺』，五月壬寅賜之。」

幽蘭居士「東京夢華錄」卷之三有「相國寺內萬姓交易」條曰：

「寺三門閣上并資聖門，各省金銅鑄羅漢五百尊、佛牙等。凡有齋供，皆取旨方開。三門左右有兩餅琉璃塔。寺門有智海、惠林、寶梵、河沙東、西塔院。乃出角院舍，各有住持僧官，每遇齋會，凡飲食茶果，動使器皿，雖三五百分，莫不咄嗟而辦。大殿兩廊，皆國朝名公筆跡。左壁畫熾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戲，右壁佛降鬼子母揭盞。殿庭供獻樂部馬隊之類。大殿朵廊

皆壁隱樓殿人物，莫非精妙。」

按以上云云，與建築史無關。但相國寺之爲瓦市，每月僅以五次爲限。「夢華錄」本條云：「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，萬姓交易。」在開放時間及部分經常開放之地區外，相國實爲一正式之大寺，且爲皇室御用之寺，類似西方之國家教堂。宋丁特起編「靖康紀聞」且記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（一二二七年二月十日）：「金使二十一人，詣大相國寺焚香禮佛。」又記二年正月初一日（一二二七年三月十三日）：「金使二十一人，詣相國寺燒香。百官僧道出南薰門乞慶二元帥。金使傳命止之。」以言建築，寺本北齊大建國寺。高承「事物紀原」卷七、宋敏求「東京記」皆有記載。李濂「汴京遺蹟志」卷十記相國寺入宋以後之修建曰：

「真宗咸平四年（一〇〇一），增建翼廊，迎取潁川郡銅羅漢五百尊置於閣上。神宗元豐中（一〇七八——一〇八五），增建東西兩廂，又立八院。」

「宋朝會要」曰：

「至道中（九九五——九九七），太宗御題額，易曰：『大相國寺』，東塔曰普滿，唐至德二載（七五七）建，開寶六年（九七三），太祖修。西塔曰廣願，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，僧中懿立。」

周輝「清波別志」中曰：

「大相國寺舊有六十餘院，或止有屋數間，簷廡相接，各具庖炊。每虞火災，乃分東西，各爲兩禪兩律。自入金源，未知今存幾院。輝出疆日，往返經寺門，遙望浮屠峻峙，有指示曰

：『此舊景德院也。』匆匆攬轡經過，所可見者，棟宇宏麗耳。固不暇指顧間處所。」此爲南宋時所見景象，尙有「棟宇宏麗」之稱，金人南下前，其壯觀當可想像得之。

二、蘇州楓橋寺

寺有紹興十六年（一一四六）七月孫觀所作「楓橋寺記」，寺之起源不可考，惟建炎（一一二七—一二三〇）以後修建情形，皆見於記文，爰節錄之：

「建炎盜起，官寺民廬，一夕爲煨燼，而楓橋寺者，距州西北六、七里，枕漕河，俯官道，南北舟車所從出，而巋然獨無恙，殆有數焉。寺無石誌，按吳郡圖經，實妙利普明塔院，而不著經始之歲月。唐人張繼、張祐嘗卽其處作詩記遊，吟誦至今，而楓橋寺亦遂卽知名於天下。太平興國初（元年爲公曆九七六年），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七層，峻峙磐固，人天鬼神所共瞻仰。至嘉祐中（一〇五六—一〇六三），始改賜普明禪院，而雄傑偉麗之觀滋起矣。屬有天幸，僅脫于兵火，而官軍蹂踐，寺僧逃匿，頽簷委地，飄瓦中人；臥榻之上，仰視天日，四壁蕭然，如逃人家。紹興四年（一一三四），長老法遷者，會其徒入居而相之，其室無不修，銖積寸累，扶顛補敗，棟宇一新，可支十世。寺有水陸院，嚴麗靚深，龍像所棲，升濟幽明，屢出靈響，尤爲殊勝；而塔之役最大，更三年而後就。……今觀遷老，積精營作，練學苦空，敝衣糲食，不以一毫私其身；日以飾蠱壞，起頽仆爲急；又飭其徒二三輩，持鉢叩門，或持簿乞民間，日有獲焉，惟資以治寺，以故一方道俗皆向慕之，凡所欲爲，無不如志，故成就如此。

(下略)」

讀此，可見宋初太宗時所建之塔，有「峻峙磐固」之稱；仁宗所賜名之普明禪院，亦有「雄傑偉麗」之觀。乃如此名寺，不燬於金人之入侵，而遭官軍之破壞。高宗時，長老法遷之重修，記文雖未言及其如何壯觀，但「可支十世」，則其堅固可知也；「嚴麗靚深」，則其秀美可知也；而其托鉢勸募，其精神尤爲可嘉。

三、金山龍遊寺

宋周必大「乾道庚寅奏事錄」曰：

「金山龍遊寺長老寶印，川人，有衆二百，棟宇鼎新。寺達山臨水爲屋，故諺云：『金山裏山，焦山山裏屋』，蓋實錄也。三門借石碑山爲案，乃江中三石峯也。寺有雄跨堂，頗雄偉。」

乾道庚寅爲乾道六年（一一七〇），蓋重修後所見也。

洪邁亦有「重建佛殿記」，則謂：

「寺舊名『澤心』，天禧中（一〇一七——一〇二二）眞宗皇帝感宵夢所抵，更爲『龍游』。飛帛扁額，以資方來。室廬崢嶸，概與境稱，遭罹魔劫，鞠爲墟燼。中興以還，視力開葺，軍師劉寶，奮營大殿，幾成而厄于火。明年，郡守韓及祖又嗣爲之，策于道謀，旋即蠹敗。」